

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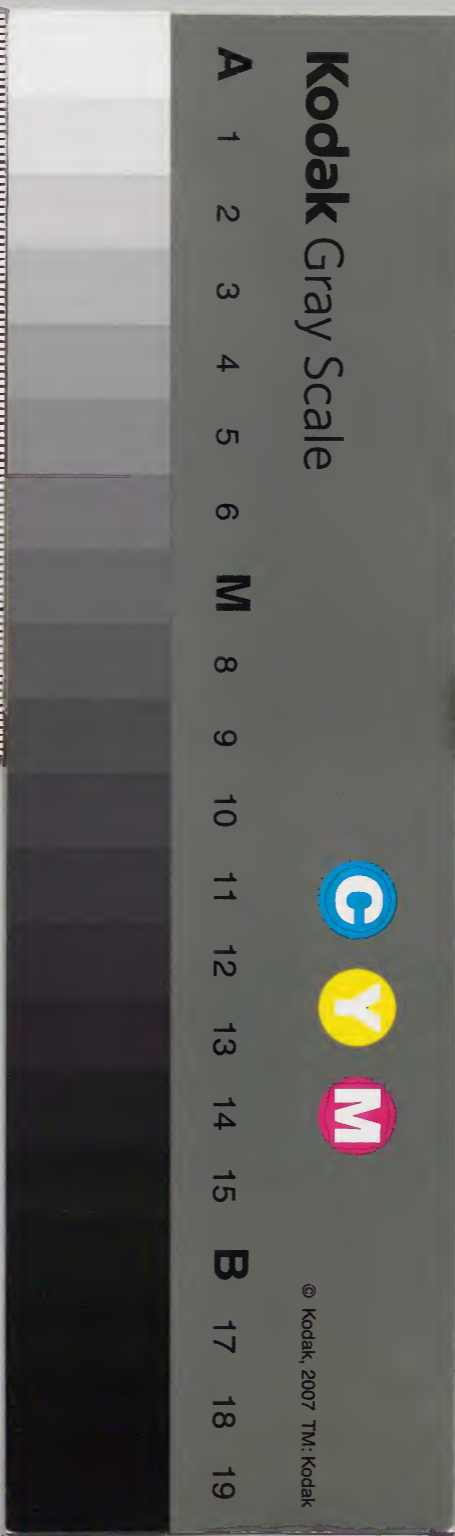
外附廿九之世
書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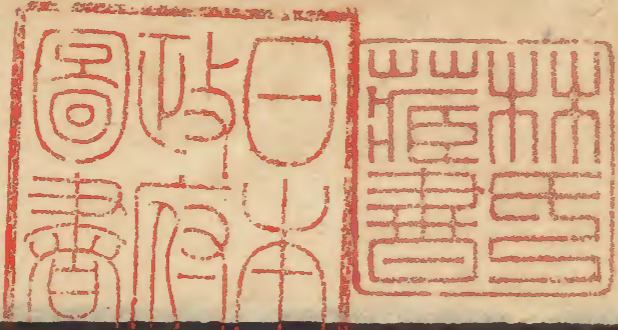
九

漢書門			
二五〇六	一五三	二四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五〇六
函架冊號類	二四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6
冊數	24 (9)
函號	298 145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九

遺書附錄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明道先生行狀

伊川先生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
適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
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
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
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
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
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葬河南為河南



二程全書 卷之三十一
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未能言叔祖母任
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
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
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
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
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
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
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
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
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

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
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
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
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
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
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
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
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
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
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
堪不當問所欲再基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
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
室以厚價簿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
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
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推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
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
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
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
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

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
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
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
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
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管
以處曰小管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歿先生察其
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
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管中至者與
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
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

神當作捕

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補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

行大率如此再暮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

強盜及鬪歿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

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藉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歿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

二程全書 卷之二十九 五
改者作佐即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監察御史秉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
容咨訪比一二見遂期以大用每見退必曰頻求對
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
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
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
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
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賢第願爲首所上
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
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

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
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
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
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
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
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
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
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
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

駁全書作駁

二程全書 卷之二十九 貴付

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
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
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
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
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
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
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
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
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
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

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外未安必與之辨
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
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
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婦兵治二股河先生以
法拒之助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
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
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
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
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
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其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

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社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入爾先生命善

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谷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條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

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
連信佳士其後羣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
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
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
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
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
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
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
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
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

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相
治在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
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
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
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
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
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
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
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
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

二卷全書 卷之二十九 遺附 九
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
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
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
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
農益怒視貸藉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王吏先
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
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
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
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
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

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
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
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
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
經官制改除奉議即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
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
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
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
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
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

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
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
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
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
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
生且罷詣府及司農馬留者十數去之日不使人知
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
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
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聖政方
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

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
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生
資稟既異而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
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
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
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則其蘊則浩乎若滄溟
之無際極其德美言益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王
於敬而行之以惡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
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
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

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

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汗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

從怒入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迕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網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

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有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有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下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伊川先生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叙其事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



也而以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遺者一人而已是則
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
附於行狀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集有有奇一作質明慧驚人
年數歲卽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
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
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
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躡冠應書京師
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
釋褐王永興軍鄆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

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
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
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
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集無
字條教精密而王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
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
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
字爲深耻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
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
公之化集有也其誠心感入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

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捨遺補闕裨贊朝廷則
 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
 以為得御史體神宗屬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
 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
 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姪常曰
 揚已誇眾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
 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
 福先生求折資監局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廷日以讀
 書勸學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

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徑實歸人得所欲先
 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上
 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
 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
 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有行首為異論先生
 笑曰是豈誣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
 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
 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
 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
 以其出處卜時隆污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

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
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
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
希能集作造其藩閫集作者蓋集無鮮况堂與乎先集
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
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字忿厲之容接
入温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款曲自盡聞人一善
咨嗟獎勞惟恐其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
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裕
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

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太中公集無而歸家素清
寔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
幼各盡其權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
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
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
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
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各得輸其情集有又問御史
曰正己以集無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
忘集作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
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

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集無此家字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竒操集無此情字與先生集有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耻集無此四字立之後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為最集無此最字詳先生終繫官朔陸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字先生大節高誼

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委曲纖細集作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為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載持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

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安修身慎行則不愧於集無於字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集無赤子非待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

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集有與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為不亡矣

河間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

語聲鏗然怒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
氣貌清明夷粹其接入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
其思索集有微字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怒蓋始
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
生是已先生為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怒後過澶州問
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
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為郡僚佐又止歲餘
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
生為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
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為養居

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
冲融而集無而字必合集作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
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
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問里士大夫皆高
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
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
不心醉歛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
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大皇太后同聽斷凡集無凡字
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為門下
侍即用呂公誨叔為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

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集作用之計至京師諸公人
人歎嗟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
相吊以為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
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
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
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内外用之無
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
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
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
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

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
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
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
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
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
為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至於忠信不崇虛名其
為政視民如子憐恤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
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字而思之
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

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間官居洛陽殆十餘集無字年
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
繼而事親務養其志明瞻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
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
析爲技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入曰非孔
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
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
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
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

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
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旣除
宗正丞天下且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十
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
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
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旣論其實矣酢復何
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
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九
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
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
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
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
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
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
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
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
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
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

不排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
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
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
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
也擢爲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
事常辨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
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
動顏會同天節官嬪爭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
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官嬪實爲非上意也
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

二和全書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味必同然
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
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
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
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
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
不駭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
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董心大抵類
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
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

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
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
乃常先期異事異時夫佐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
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
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
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
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
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
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
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

二利全書 卷之二十九 遺附 二十三
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
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
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
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
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
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
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
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
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
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

御當作御示

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
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
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
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佞然無
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
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
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天地之
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
明萬物覆焉隕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
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

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
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
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
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
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
句訓詁為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為能盡儒術使聖
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
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

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
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
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
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
一也異端竝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
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
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
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
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
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

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明道先生墓表

伊川先生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歿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眾議

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伊川先生年譜

晦翁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

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

道同受業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

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

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

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王教導嘗以顏子所

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

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

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

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

與族人見治平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

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

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

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

特立之操出羣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

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

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

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

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及表弟張載暨元弟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

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

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

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

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

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

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願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質

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

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得當

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啟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

又謂願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也

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

足以不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搏神放高風素節

聞於天下探願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願之道則有

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

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

乞訪問其至言至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願以

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

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

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

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之

初若俾真儒得專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

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

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願學極聖人之精

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願而用之願起召以來待詔

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

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

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

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願一人而

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

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之言者願陛下下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必多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然非爲願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官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

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二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罷官後命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道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執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王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者詳國

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
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
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
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
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
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
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
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
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
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
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

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
不接儒臣殆非古人且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
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
第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
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
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
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
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
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
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

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
入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
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
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功受之及伊
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
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
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
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二年又上疏論
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
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
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
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
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

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
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
誤王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
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
集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王一日
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
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
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
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
飲季氏魯國之壽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

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常首肯

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

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

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

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

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

潞公四朝大臣事勿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

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見問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

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

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

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

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

不悅或曰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落邸

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

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

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

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

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

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

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

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
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
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
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錄
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
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
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
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
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或以文
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詆謗見龜山語錄

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
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
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
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
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吊
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眾皆大笑結怨
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
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
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
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
於縹緲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
並破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
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眾
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
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街之遂
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
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
故極詆之又白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
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

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脇其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抗直稱。

然恣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顥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願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願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願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嘗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願大佞，大邪，貪黷，謂求奔走，交結，又謂願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願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為願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久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評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無所憾矣。



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
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
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
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二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
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兼中以其不靖令只與
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
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
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
又適軾弟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黨中人
其說故頤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而監
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集而監
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
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
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

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
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
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
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
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
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
平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昔十月復通直即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
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
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
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



吾所欲爾

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

建中靖

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前此未嘗致仕而

監供職不久即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

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

已追所復官

優亦未詳

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

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語錄云范致虛言口程某

而尹序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

先生於是遷居龍門

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

門也

見語錄

五年復宣義郎致仕

見實錄

時易傳成書已

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

尚覲有少進耳

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先生曰

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即可見矣又

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

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大觀元年九

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

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

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

云荆地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

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

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

躡月而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一月游定夫

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一子立侍不

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
 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
 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
 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
 及用於元祐間則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
 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
 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
 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
 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
 中有常疎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
 重有體或說匄匄以吊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
 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
 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
 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
 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尹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
 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
 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

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
 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
 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致盜鑄則權歸公上
 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
 卑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
 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
 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當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
 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
 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
 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
 禮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眾乃
 以為迂也惟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為
 孚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

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道會泯然無際無欲
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兮知
言者識其要也德輻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
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伊
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作維
以為高兮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兮嚴霜以為
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
趨之趨一作趨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
歎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其七年於茲含孕化育以
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

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
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一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
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一心猶或可推而吟而後
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無
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
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
三子一本無此五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
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其不待物
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徵然而山頽梁壞何
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祀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卷之二十九 賈村 三十七九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
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焯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
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
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
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
語云

奏狀節畧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
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
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

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
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
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
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
其後願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
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
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之學
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
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
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

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訕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子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

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其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恠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

入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濶步豈其行也哉昔者
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
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
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
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
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
有正蒙書頗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
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
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
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

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
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
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
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
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九終

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

二程全書卷之三十 外書第一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為學

學在知其所養其所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

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脩誠意立所以居業也

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已物淳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為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載此四事出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

謂智誠此之謂信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

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

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

人必以忠信為本無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忠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

為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

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

女異位蓋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

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
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
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
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
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以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
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
使褻而近也

者在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樂
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
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
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
取興有一事含數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諛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遁辭
生於不正窮者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
墨兼有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
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
作文當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嘆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嘆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奧如此人豈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

脫鎔嗅字又不知古作甚字又作嗅字薄賣反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人不為也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祈益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脩我戈矛與子同仇七月豳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豳國當

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一日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尚道甚時如何又如

何不可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采芣女功之時悲則思慮意當女功事思慮一家之所須君子之奉

殆及君子同享此不須執辭此是終久底意鴟鴞惡鳥謂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

鳥如此在入則是不壞王室不必以子為管蔡鴟
鴞是管蔡此一篇闕文難解

出車嘒嘒草蟲意是南征西夷怨薄伐西戎詩如此
采薇彼爾成役成役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

副如常棣之華路路車也君子將帥也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咸

其腓腓脚肚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論誠意於

四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必詩
中求

九畹遺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
無以我公歸乎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
君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然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考槃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

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
永思念不得復告於君猷畝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蒼兮蔚兮草木藂茂貌山
 有蒼蔚之草木便朝躋而采之室有婉變之少女
 人便斯飢而思之蒼蔚言其材婉變言其德
 白華自是漚之為菅白茅自是為束各自為用如后
 妾各自有職分之子卻遠此義理雲結為雨露所
 以均被管茅王之遇妃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
 艱難故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善
 者也申后宜待之以禮今反薄鼓聲聞於外我之
 誠意反不能感動於君此有驚得所之不若也鴛
 鴦戢翼其常如此扁石登高以升車今捨此履卑

如舍申適褒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山是物
 所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
 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
 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人賢者却咨嗟不
 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者以施惠澤也
 麥人所賴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
 食李徒能悅人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
 能悅人而無實效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
 好而不切於用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丘中有麻不是所宜有處

一本無不字

碩人頎頎碩人敖敖疑頎頎敖敖兩句先言莊公衣
褻衣非婦人服說於農郊言其勤政已下始言莊
姜翟芾以朝勸勉莊公使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不
說使驕上僭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處舍怒不妬
爭意施罔滅滅鱸鮪發發言罔非取魚之意不能
得大魚興莊姜不見答徒有葭茨揭揭似庶姜孽
孽驕且上僭故庶士有揭言國人閔而憂之也罔
立小器也鱸鮪大魚也葭茨冗雜貌罔中又隱無子
意

自牧歸荑甲以自牧之意荑柔順意自牧歸順信美
且異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深
美之所以切責之序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微衛君之故故字以其職而言以其為方
伯連師故暴露於中野微衛君之躬指其人也又
切指其人者以仁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也
大率詩意貴優柔不迫切此乃治詩之法以為君
若不在此我胡為在此斥黎君也乃是脅君以歸
又迫切時幾乎罵

旄丘地名前高後下誕之節今言葛節短也延蔓相

屬叔伯何故却不相救郵何字之一作意黎在衛之西狄在衛之北我黎之臣子非無軍但汝不與我同故也

中谷有蕓蕓莖當在水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修字非修長之修疑同周禮修脯之修過於乾底意曠暴也其乾猶未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善去濕左則其性之濕都無言其恩意已絕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嗟時也
三英粲兮粲然光明貌英乃若五紵類自是衣服禮目數制度非三德也

芄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枝葉興惠公柔弱童子佩成人之服雖佩人君成人之服其才能却不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悸然執心不定甲長也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民

兔爰兔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置兔今却雉罹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雄雉尚得其配匹已反不如我之懷思自罹此阻隔次章女怨下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迭

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日暮所見
動人情思總意包其間百爾君子責為政者汝豈
不知德行戰國間惟是報怨不然貪入土地未嘗
有以義興師動衆言汝但不伎不求何所用而不
臧伎報怨也未貪土地也若以義發師婦人何怨
之有婦人猶勉之正也若謂夫從役婦便怨成何
義理

狡童寒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為狡
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
合道者後面此君為禽又況且之曰狡童言不與

我卽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
紂為聖明何可比君為禽又況且之狡童但作詩
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
賢人圖事

清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
也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作奸不必言射猶言高
克之進不以禮

標有梅汲汲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說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失却本意
忽不娶齊謂齊大非偶却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

言彼美結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非以諸事豐備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於巷非不下我又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作送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裳錦卽是丈夫若婦人則惟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疑今之綾是裝錦相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子與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揚言婚自昏時今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揚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友不及時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
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
多言南

羔裘豹祛不是相稱猶君臣民湏一體今友不相卹民則惟惠之懷言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汾沮洳沮洳水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而君去采之言其儉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彼其之子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非衆人所共取卽非公道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

清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為

東門之墀除地曰墀茹蘆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平如墀以色則姦阻如阪所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則邇其人甚遠大抵東門之楊盡是已詩昏後以禮不足不能成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故使人至淫奔婦人脯修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此室家之道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但子不我即故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校所得也糾糾牢固意言牢做

葛屨亦以履霜摻摻貴者言衣服亦分貴賤禮諸母不漱裳褻之褻之補綻意提提據字義勞意宛然左辟右挿衣古者短右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象拂貴者之服此等總生於福心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美也當時使來到國故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目無以六為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篡國殺君不以為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意思却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見當時之善雖大惡有如此詩亦可

取魯風詩非無大惡然聖人錄其頌不錄其風此
則為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此其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說素衣朱襮見其美於外
如桓叔在下反見其德澤於民使晉人從之
采芴芴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無亦徒公欲也

文事武備

然武備亦其分古者武以文為之故車馬皆用文

也

也

